

興義文史資料

第一輯

(內部發行)

政協貴州省興義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編寫組編

一九六三年十月重印

目 錄

1. 发刊詞 (兴义县文史資料編写組) (1)
2. 本刊重印啓事 (同 上) (5)
3. 兴义县誌書之回顧談 (蒋叔雨) (6)
4. 回忆兴义教育会 (吴炯心) ()
5. 王电輪先生教学时期的革命思想
和它的几点軼事 (王健安) (14)
6. 兴义县代议制的回顧 (吴炯心) (21)
7. 卅年来兴义地方财政概况 (王煥雯) (28)
8. 历史习俗談婚喪 (罗心則) (33)
9. 談兵役 (李居陶) (40)
10. 兴义县地方法院成立经过 (吴奎谷) (43)
11. 鑿断食鹽的一回事 (王健安) (52)
12. 破窑龍坊陶瓷始創記畧 (罗心則) (55)
13. 我所知道的王电輪先生 (張立安) (60)
14. 护国时期之王电輪先生 (同 上) (67)
15. 护法时期之王电輪先生 (同 上) (74)
16. 王电輪沪濱被刺記 (胡 刚) (84)
17. 記王文華护国之役 (蒋叔雨) (89)
18. 張勳復辟的概述 (王健安) (92)

發刊詞

政协兴义县委员会，为了响应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開幕之后，周恩来主席在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委员的一次茶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的这一指示：经过政协兴义县委员会本年第六次常委会议决定，以我县社会人士为主，并吸收有关方面人员，成立了文史资料编写组，开展我县文史资料编写工作，回溯我县在全国解放前，虽有兴义县志的编写活动与初稿，记载了地方一些历史事实，但其中不免某些地方有偏重几家权门巨室的表彰与颂扬，因而一方有了地方人士反对偏重权势之门记载的舆论，而一方则受权门巨室控制，以致编撰县志发生阻力，使县志终有初稿未能出版，而县志初稿又仅是从该县以来至辛亥革命前的叙述较多，对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一阶段历史时期，史实记载较少，文史资料编写组成立以后，将长期地进行编写工作，虽然不是撰写历史或县志，但是可以作今后编写历史或县志的原资料与参考，对我县历史编写工作，起到应有的作用，它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現在經過最近一段時期的工作，已写出了文史資料十餘件，約四、五萬言，其中已經過初步審閱修改的有八件，約三萬言，先作本刊第一期出刊。

本刊資料征稿原則是：不要求編寫人所提供的資料內容一定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評價，只要求內容真實和具體，主要是編寫人能盡量地把當時所見或所聞的重要的實人實事寫了出來就可以，至於編寫稿件的文字，可以不拘作敘、語文、文言、筆記、回憶錄、短篇敘述、或長篇記載，只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我們一律歡迎。

在這次編寫工作中，參與其事的人文史資料編寫組同人們，不因年事已高與腦力不健而稍有猶豫，不因寫作困難與記憶不詳而稍存觀望；不因資料多係片段記憶缺少系統掌握而稍涉顧慮；一般地已經用語文，或文言陸續寫出，使本刊第一期今天實現出刊，這說明了我縣各界人士十一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學習認識有所提高，對社會主義事業有了一定的感情，也証實了我縣各界人士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飛躍發展的新形勢下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使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老人們，同樣的鼓足干劲，共同一致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一分力量。

這一指示是很可貴的，我們在此表示謝意。為了更好地，不斷進行我县文史資料編寫工作，我們迫切希望已參與其事的同人們再接再勵，繼續工作，我們更迫切希望我县政協委員與有關方面人士，一致起來響應周恩來主席的號召，積極寫作積極投稿，大力協助我們，為完成黨所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而奮鬥！

政協兴文县委员会文史資料編寫組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本刊重印啓事

5

我會文史資料的發行，從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底止，在各級黨委和各界人士的重視和支持下；短三三年當中，計共出刊十期，但本刊發行迄今，因限於條件，缺點殊多，如印寫的模糊，紙質的粗劣，校對的疏畧，以及錯落字句，在所不免。現在為了推動積極寫稿和便於保存起見，特將本刊已印發各期，重加整理付印。

本刊發行各期，承各方面來函索閱，但以印刷數量無多，未能一一應命，深為抱歉。今後，本會當更加策勵，鼓足干劲，積極寫稿，內容方面，有些資料超出縣的範圍，經研究決定，無論省內國內，凡屬親身經歷與史實有關具有教育意義的，都歡迎投稿。因此，內容取材範圍，也較前几期有所擴充。

我會編寫人員水平有限，今後，仍希閱者時予指示，若蒙惠撰佳章，俾本刊內容更加充實，尤所感盼：

興義縣文史資料編寫組

1963.10.2.

興義縣誌書之回顧談

6

(蔣叔雨)

我邑界連滇桂，自清嘉慶年間設縣以來，百有餘年，中間人物蔚起，未有記載，文獻無徵，及至清末，政治日愈腐敗，禍亂頻仍，咸同之際，又連遭兵燹，邑人劉統之前輩，以滇省候補道員，在籍辦理團務，戡亂廿餘載，亂平于清光緒末，命其內記室聶尊吾創修興義縣誌。時僅兩載，誌竣，將款赴梓，其嗣君劉希陶有京津之行，即將誌稿攜至北京，以示同鄉，并謂，候請人作好叙文，即行付梓，孰知同鄉諸君，如趙爾嘉、李作初等，均見稿大為反對，謂誌稿內容，等于劉氏族譜，其事遂寢，未克。劉希陶參與云貴總督李經羲幕府，稿亦携到昆明，曾請求陳榮昌作叙，經陳閱過，向劉云：誌稿內容，不免鎖碎，尚須斟酌。劉携稿回，越一年，辛亥革命，蔡松坡起義率師攻督署，劉希陶避難回里，遂謂此稿已毀于火，嗣我于一九二三年到貴州通誌局會見聶尊吾，詢及此稿究竟是否毀于火，聶云：當時我不在昆明，毀于火係劉之詭言，我窺彼意，稿即在，亦恐難交出，因彼意欲保持原稿，而同鄉又反對，致左右為難也。我在當年修誌時，軍事誌是貴定即云臣主纂，其余是我與尊翁及竇純菴

諸君筆試的，雖然其中軍事人物志有偏重劉姓之嫌，在京遭同鄉反對，但歷史沿革，及地方中大事，是不能抹煞的，此稿若在，只須修改校正，仍是可寶貴之文獻。至于劉統之前輩，在地方辦團戡亂，興學講武，培植后进，賑濟貧民，千秋功罪，自有定論，無待贅述，此興義誌過程之一。一九一九年，邑人劉如淵任黔軍游擊軍總司令時，命其秘書周桐笙為修縣誌；方着手，彼因事進省，事遂中止。至一九三三年，綏陽戴厚基來邑任教，地方人士周農風、黃清周、劉公亮亦有同樣的安排，時經兩月，僅擬出縣誌芻議稿十余章，糜費五百余元，對於縣誌本稿，未纂有隻字片紙。周、黃、劉三人以個人愛好，不惜揮霍地方如許公款，此事難對地方，難事過境遷，仍難逃地方人之評議，此縣誌過程之二。

又一九四三年，始興李大光來宰吾邑，整理地方內政，亟力創修興義縣誌；不事鋪張，名曰小誌，一面令飭各區鄉保甲採訪資料，并親與秘書倪受民苦心編纂，時經兩載，稿成十之六七，未几，李去職，囑倪將誌稿帶到清鎮縣補修完成（因李大光在清鎮所修縣誌亦未竣）完稿后，再送回興義，孰知倪一去不返，音信渺然；去函訪問，毫無下落，此縣誌過程之三。

一九四七年，綏南卢傑任興義縣長，乃邀集

地方士紳，組織文獻委員會，有鑑既往，恐故老凋零，典籍散佚，后有作者，無從記述，公推伯兄蔣芷澤主其事；同時有楊可文、唐守一、劉敬吾、羅心則、吳炯心、蔣秋溪、周星蒙及本人從事修纂。作裁則遵照前內政部規定，共分為九大类：(1)政治、(2)經濟、(3)大事、(4)歷史、(5)地理、(6)教育、(7)社會、(8)人物、(9)藝文。採訪則由各區鄉彙集資料送交文獻委員會編纂，每類列表，雖未能精覈詳博，而百余年大事，山川形勝，風俗習慣、施詒沿革，已畧其端倪，至于斟酌、損益、改正錯謬，又待后賢之興。此縣誌過程之四。故吾邑設縣較晚，歷史沿革，私家少有著述。官書所記，又迭遭兵燹，半付闕如無可徵者，僅古碣殘碑及故老相傳，尚有鱗爪之可尋，但聞必錄，善必書，方志國史，同一義例，秉筆者，決不能有所阿好，使忠義賢哲，隨夕陽荒草與俱沒。誠如章實齋先生所謂方志祇存三者立說，因為國史有取裁于方志者，以制度由上而下，採摭由下而上，方志所存，多係地方掌故，私家撰述，並及胥吏簿牘，所謂禮失求諸野，顧方志有不同國史者，史日有記，書有載，金匱藏秘，檔案具備，宏博之士，鉤元提要，較易撰述，方志則不然，一山一水，亦須尋源，一事一跡，亦須考証，典籍散佚，尤難着手。一九四九年初，志稿方

竣，县府遂召集地方士绅及文献委员会委员作正式审核，时约两周，正拟筹备经费付梓，而赵伯俊刘公亮两人大为不满，（因本志载及他两姓家世太少），暗使其党羽反对，谓本志缺漏太多，尚待日后补正，事遂中止，所有志稿二份（缮正本一份，底稿一份）暂由本人保存，解放后一九五五年，贵州省文化局收集各县志稿本，由吴烟心同志转交刘科长（并有收据一纸）至余底稿一份，已交本县文教局保存，前后经过，畧如上述，唯在前一九二二年，贵州续修通志，本县曾供给史料甚夥，令原书已成，每一检阅，无所取裁，致先辈心血，虚掷故纸堆中，抚今追昔，譬如晋贤王右军所谓：后之览者，亦将有慨于斯文。

回忆兴义教育会

(吴炯心)

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在城区中一小学任课。兴义教育会在一九二〇年春季成立，到一九四九年结束，我是里面成员之一，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活动，自始至终亲身参加，其中情况记忆犹新，就回忆所及追述于下：

一、组织情况

兴义县教育会历史比较悠久，当时是适应教育环境的需要，三五人发起组织成立，首届负责人唐守一（清木的秀才）魏树生（贵阳优级速科毕业）等；一方面为了兴义教育发展前途着想，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唐是劝学所长、魏是高等小学校长）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发起组织的。

吸收会员：先吸收城区各小学教职员入会，每人每年缴会金小洋五角作会费，半年后乡区小学教员也感觉教育生活没有保障，有加入这一组织的必要，一年之间，就扩充到一百五十多人，在一九二〇年元月成立。由劝学所长唐守一主持会议，通过会章后，唐守一当选为会长，魏树生、吕梧生、蒋芷恒、黄培章、吴炯心五人当选为评议员（均无教职）处理会务。

14
會議制度：評議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全體會議每半年一次，（在暑寒假期內）會長和評議員三年改選一次，連任人選：一九二六年以後，如趙伯俊、羅心則等人，也曾先後選任會長，李芳芝、蔣啟雨、盧克之、周星聚、姚子餘等人也曾當選為評議員。

一九四〇年後，國民黨為要加強抗戰力量，号召組織民眾，訓練民眾，興義縣商會、婦女會、工會、農會等先後組織起來，這歷史比較悠久的縣教育會當然也要改弦更張，重新組織，舊教育會長制的章程，由省教育廳頒布改為理事長制，內部組織分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五人，監事三人，由理事長主持會務，具體負責，我與羅心則、李溫典等曾先後任過理事長；從此次改組後，縣教育會的組織形式和行政隸屬都起了根本變化，一切教育設施，建議革新，都要受到國民黨縣黨部的支配和控制，工作活動就與過去兩樣了。

二、工作活動

在一九四〇年以前，這段時間，縣教育會的主要工作活動，是建議解決各校教育經費的困難，交流各小學教師的教學經驗，一切問題都來自教育界羣眾，一切建議和措施，雖沒有完全被當時政府的重視和採納，但也有推動的積極作用。

一九二八年、城區各校師生大市教育經費獨

立，當時國防局長陳沛益，夏剛一等提出反對。縣政府作壁上觀，不置可否。教育局和教育會（當時教育局長是黃濟周，教育會是趙伯俊）鼓動城區各校師生遊行示威，據理力爭，國防局和縣政府被迫承認，把北門外和官田填一千二百多石學租撥作城區各校教育經費，從此專款專用，學生人數增加，班級擴大，教師待遇提高，由外地聘請的教師也加多，如貴陽車曉舟、花文卿等中學教師，一九二四年縣立初中的創辦（縣長舒為龍支持委趙伯俊充任校長，我與吳仲威任監學）一九三二年高中部的增設，並同時改為省中（在羅心則任校長時，曾提請省方增設，到張捷先任內才實現），張捷先安徽人，任校長，我任初中國文教員，一九四四年，因省中人數增多，校舍不能容納，又增設縣立中學（由教育會推選羅心則任校長）這一系列的教育措施，都與教育會的策動和支持分不開的。

在一九三五年那段時間，教育會經費，每月由縣財政收入撥小洋五十元作開支，除作教育半月刊等費用外，結余作老年教師生活補助。如宋甲三、鄧子繩等因年老力衰，不能任課，由會每人每月補助生活費小洋十元，死後裝殮安葬都是由會負責開支（這是我經手辦的），舊政府是從不過問老年教師生活的。

在抗日期間，發動城區師生作廣泛宣傳，抵制仇貨，如魏金培、呂寶璜、曾旭初等商号的日貨，都被迫焚燒了許多，這也是教育會从中策動的事實。

一九四二年春季，興義城區二小校長何秉章因私人產業糾紛被法院：長倪繼文（貴陽人）非法逮捕，城區各校師生激動公憤，且教育會立即召開會議（在中学礼堂）一面向縣政府請願釋放何秉章，一面策動學生打進法院質問倪繼文，倪逃出避免，專員劉時范聞訊由興仁趕來調解；教育會提出三條要求：1. 要倪繼文表示道歉，2. 逮捕在職教員要依法律程序，先行解職，3. 要無條件釋放何秉章，劉知衆怒難犯，不得已開釋何秉章，各校師生歡呼口号，大放鞭炮，經過法院門前勝利而歸。

這是興義縣教育會四十年来經過概況，說明了旧中國教育是为資產階級服務，与新中國教育为無產階級服務，有本質上的區別；但从它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一些典型事例，也看出它的积极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

王电輪先生教学时期的革命思想 和它的几点軼事

(王健安)

宣统二年，我在兴义高等小学堂讀書，当年教師，除原有几位秀才、举人外；有由貴陽优級師範畢業回兴的王电輪、竇簡之、魏樹生等諸先生，王电輪在課余之暇，經常把俄國虛無黨、無政府黨人作家寫的革命小說及同盟會出版的民報等書刊文給學生閱讀，並詢及閱讀后的心得和感想，如所答有不恰當處，它再加以解釋，啓發學生們的革命思想，它最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常把孙先生在海外遠走革命的事實，鼓勵學生。

翌年辛亥，电輪先生任學堂之長，兼傳習教員，曾向我縣團防局借步槍三十枝，教給學生們的軍事作操，九月初，武昌起義，消息傳來，电輪先生更加緊了革命宣傳，在星期六，師生座談會中，一致申請學堂監督刘如愚再向團防局借步槍一百枝，名為繼續教授學生軍事作操，實則和學生們秘密會議，只要槍枝借到了，不問貴陽有無行動，便立即響應武昌起義，宣布兴义反正，大家先干起來，孰知團防局始而不許借槍，健安先生由革里回局，向刘云：目前武昌事，革命黨的風潮很高，你那位東床（电輪是刘的女婿）在貴陽就把辮子剪了，恐怕它也是一个革

奇党人，它有了槍炮，一旦啼出事來，那時我怕你担当不起，后悔可就來不及了，因此，对借槍事，竟不成功。将前借之步槍三十枝一併索回。那天天也輪先生因做槍事寢，才訂下九月重陽，金堂出外打野操，学生队伍，到了天生橋半坊坝時，天空出現五彩彩云，師生都很欢跃，操畢回學堂后，天輪先生又召集年較長的学生百余人，回到水晶觀，玉皇閣前开会，說明借槍未成，以致起义不能如願，來日方長，希望大家不要灰心，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放在我們肩头上來的，我們好好努力前进。

回忆此番借槍未遂，實是兴义一憾事，否則本县師生辛亥重陽打野操之日，即是兴义起义光復之日，可与云南起义同時媲美。

是年冬，在天輪先生隨其舅父刘星世率兴义子弟兵千余，前往貴陽的前夕，兴义全體師生为之餞行，当酒酣耳熱之時，天輪先生云：我此次投筆从戎，如不能把滿人赶出山海关外，我誓不还鄉。又云：眼前各省在响应武昌起义之后，皆紛紛組織許多新党，無論其是否为國家計，我們可不必信仰，翌日，你們立身社会，如要入党，必須堅決加入孫文所主持的革命党，才是光明的出路，学生们都稽首，謹遵先生之命，決不和其它党派，同流合污。

別區，翌年，我由滇越路到上海讀書，又三年，電綸先生以貴州軍事代表，出席北京會議，歸途取道上海，得與相見，我向先生詢及當代人才，先生云：環觀南北人物，除孫中山先生，真正是為國為民、憂國憂民人物外；其他的人，都是在做官，不是在做事，提到升官發財，它們眉開眼笑，孫先生隻手要挽狂瀾于既倒，誠非易事，正所謂獨木難支大廈，我此番回黔，當竭盡全力，擴張軍備，以作孫先生后盾，敬求革命事業順利，必先打倒國內軍閥，再詢貴州前途，先生云：貴州地處邊隅，人多守舊，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敬求改進，甚不容易，詎料此一夕話，即成永別。

民國九年，電綸先生任黔軍總司令，駐重慶時，當時為滿足川人提出滇軍回滇，黔軍回黔的要求下，由盧濤代理總司令，谷正倫任前敵總指揮，率兵回轉貴州，先生則由遵義赴滬，黔軍回貴陽，谷正倫令警衛營把齊老會、長郭子華、督軍署秘書長兼中國銀行、長熊鈇岩二人殺死，因是劉督軍（基世）亦不安于位，辭職回興義，此事，先生雖未身當其衝，也應負朱伯仁之責，此為民九事變，也是它遭人暗殺的主要原因，先生隻身，到達上海養病，孰料禍起蕭牆，遭人暗殺，被刺身殞，時年三十三歲，“壯志未酬身先死”。